

文公直編纂

中山圖書館惠存

中華民國革命文

廣州市第十區第四區分部黨員林輝智敬贈

中華民國革命史

第一編 祕密運動時代之革命

(一) 國民革命領袖孫中山之史略

孫中山先生諱文，字逸仙，（原字德明）小字帝象，外人俱以『逸仙』稱先生。後因逃亡日本，冒姓名『中山樵』，今遂通稱爲『中山』。紀元前四十六年（即清同治五年丙寅，西歷一八六六）十月初六日寅時（今定陽歷十一月十二日爲中山生日）生於廣東香山縣（今改中山以爲紀念）。翠亨鄉父道川，母楊氏。家世業農，舉三男二女。長眉字德彰，次早逝。中山其季也。中山生而穎悟，幼讀書鄉塾，進步逾常人。會以才願盲讀，不解忤塾師。家貧，故尙在髫齡，即助理耕作，爲農家子之生活。幼時抱負遠大，聞鄉人談洪楊故事，即以『洪秀全第二』自任，慨然有澄清天下，普救世界之志。年十三，隨長兄赴檀香山入教會學校，越三年畢業，成績冠全校。夏威夷王親頒獎品，繼又入聖

路易學校，夏威夷大學。

紀元前二十八年（甲申）孫眉以中山在檀久，恐沾染外國風氣太深，遣之歸國。豈知中山久睹外國政治清明，改造之志願已堅，不能加以遏止矣。船將抵香山時，關吏搜檢行裝至四次之多，中山即起而與之辯爭。改革之念，至此益顯。歸家後，即於是年娶同鄉盧慕貞女士爲室。（後以中山爲國事奔走，盧慕貞不能與偕，得雙方同意離婚。民國三年再娶宋慶齡於日本。）中山居家時，與鄉中父老談論政治之如何不良及應如何與革，聽者雖未盡贊同，然亦不能加以駁難。後以毀村寺神像，鄉人交責，不能安居，乃赴港就讀於皇仁書院。時當中法之戰，中山從戰地歸客處聽得戰敗情形，憤慨益甚。越二年，以第一名畢業。入廣州博濟醫學校學醫。一年後香港有醫校設立（即今香港大學之前身），設備較全，遂去而之港。當在廣州博濟醫學校時，有同學鄭士良（弼臣）者，爲會黨首領。中山與之交，論及革命，極表同情。並願號召黨衆助起事。至是復識陳少白、尤少紈二人，志趣亦同。往來於港澳之間，從事革命之鼓吹。港地既自由，遂得暢言無忌。當時人至呼中山等爲『四大寇』。復有上海歸客陸皓東者，亦與中山傾心相交。

紀元前二十年（乙酉）中山畢業於醫校，先設醫院於澳門，爲葡醫所忌，乃遷廣州。復設分院

於附近四鄉。以學術優越，門庭如市。然中山志不在此，不過以醫院爲機關，藉掩視聽耳。翌年（癸巳）與陸皓東、北遊津沽，西入武漢，窺清廷之虛實，探長江之險要。復致書於李鴻章、陳述，「人盡其才，地盡其利，物盡其用，貨暢其流」，四大救國綱要，不納。復謁之於私邸，勸其改革，又以年老卻。中山於是知官僚之不足與有爲，國民革命之心至是愈堅。

紀元前十八年（甲午）中日開釁，中山赴檀香山，創立興中會，並擬由檀渡美，欲聯合華僑以謀革命。惜是時風氣未開，應者寥寥。僅得僑商鄧應南，以及胞兄孫眉，願傾家相助而已。中山鄉中有陸星甫、楊道川者，富於民族思想。中山曾師事之。孫眉之傾家以助，二老與有力焉。——時清兵敗績，高麗喪失於日本，列強又紛據旅威等地爲租界，京津陷於危境，清廷勢將顛覆，上海同志宋躍如、馮促中山歸國，遂中止美洲之行。歸而謀襲廣州，事洩，陸皓東殉之。——此爲紀元前十七年，九月九日事。既乃渡日本，截髮易服。鄭士良還國布置，陳少白留日，已則赴檀香山，謀推廣興中會。復赴美洲，以民族主義指導洪門會館中人，衆皆翕然。由美抵英，爲使館誘捕。賴其師康德黎營救出。遂留歐考察各國之政治風俗，窮探治道之真理，而倡三民主義。時以留歐華僑不多，復東返至日本，與日本志士犬養毅、宮崎寅藏等，深爲結納，得助力甚多。又命史堅如入長江，聯絡會黨。於是長江、閩、粵之會黨，

皆合併於興中會，革命之聲勢益壯。拳匪事起，中山命鄭士良入惠州謀變，吏堅如入廣州，謀響應。已則由香港入內地主持之事，洩爲香港英吏所阻，折入臺灣，一方令鄭士良即日起兵，惠州之師遂起。轉戰於龍岡、淡水等處，有衆萬餘人，以彈盡援竭，功不果成。日本同志山田良政死焉。同時史堅如謀炸清兩廣總督德壽，不成，亦死。但事雖敗，民意漸傾向於革命矣。時各省咸遣學生留學日本，有志者皆投身革命。張溥泉等發起國民報，以宣傳革命。內地亦風起雲湧。上海章炳麟、蔡元培、鄒容等，亦創蘇報，極力鼓吹民衆自起救亡革命。革命之聲遂遍於全國。是時中山至安南，識華商黃龍生等，其後欽廉、河口諸役，得甚資助頗多。既而中山復作環球遊，至日本有廖仲愷、何香凝夫婦、馬君武、胡毅、生黎仲實等來會。嗣至歐美，則華僑已較前覺醒，對於三民主義發生相當之信仰。中山乃召集，是開第一次會於比京，復開第二次會於柏林，開第三次會於巴黎。同盟會成立大會於日本之東京。定中華民國之名稱及國旗形色，而公布於國中。並命廖仲愷往天津，黎仲實往兩廣，胡毅生往川滇，喬宜齋往南京。南京武漢之新軍，因有趙聲、劉家運之接洽，多數歡迎中山之革命主張。事爲清湖廣總督張之洞偵悉，劉家運殉之。同盟會既成立，一方發刊民報，宣傳三民主義；一方分遣黨員入內地實行革命。乃有丙午萍醴之役。清廷懼甚，要求日政府逐中山。中山乃復至安南設機關，分途猛進。乃有

黃岡之役、惠州之役、欽廉之役、鎮南關之役、河口之役、敗後，中山往新嘉坡作第三次環球遊。以國內事委之黃興、胡漢民，已則爲之畫策籌款。廣州新軍之變，中山在美之三藩市聞耗，乃復東回，再折赴美洲。而同志在港澳者，集全部之力以猛進，遂成三月二十九日之壯舉。武昌起義之夕，中山在美國哥羅拉多省之典華城，得同志告捷電，乃啟程回國。於中華民國元年元旦就臨時參議院依法選舉之臨時大總統職於南京。清帝退位，中山讓大位於袁世凱。及袁世凱戕殺宋教仁，叛跡暴露，乃起『討袁』之師於蘇、贛、皖、粵諸省。袁死，黎元洪繼任。違法解散國會，中山復起兵『護法』。組織護法政府。南北失和，法統既絕，中山被舉爲非常總統，就職於廣州。旋陳炯明叛變，中山暫行離粵。及陳炯明潰遁惠州，乃復入粵，就大元帥職，討賊救國。至是決計改組中國國民黨，嚴密其組織，以期力量偉大而集中，得以完成國民革命。發布改組宣言及黨綱，使一般人明瞭國民黨之使命及國民革命之意義。同時講演成三民主義一書，爲國民革命之圭臬，救全中國之良劑。又制定建國大綱，規定施政方針及步驟。創黨立軍官學校，謀革命戰士之養成，以爲革命之基礎。旋北方黨員胡景翼、孫岳、曾同馮玉祥打倒吳佩孚及曹錕。中山以爲和平統一可期，主張召集國民會議，取消不平等條約，並親赴北京，冀促其成。不圖國是未定，竟於三月十九日午前九時半以病殞於北京。鐵獅子銜衞。此世界之不

幸，尤中國民族之大不幸也！

(二) 興中會之組織

中華民國紀元前十八年（即清光緒二十年，甲午，西歷一八九四）清廷與日本開釁，失敗；中山時正鼓吹革命，見清廷失德，喪師失地，民怨沸騰，覺非革命不足以圖存，而革命之第一步即爲革命團體之組織。

初，中山曾與鄭士良等爲革命而聯絡中國之祕密社會——如三合會等——就其同有之「反清復明」之思想，而以主義訓導之，使入於革命的途徑。及甲午中日戰後，中山遂赴檀香山及美洲各處，將向旅外華僑宣傳革命，且以海外組黨，其阻力較少於國內，因而有興中會之組織。此爲中國有革命團體之始，亦即國民黨之鼻祖也。

顧當時僑胞風聲之閉塞，不亞於內地。中山雖舌敝唇焦，而應者寥寥，同志不過數十人而已。然此革命之始基，卒賴中山之毅力而得繼續其生命，且擴大之以得到最後之勝利。

庚子拳匪之亂以後，以同志之努力，長江及粵、桂、閩三省之會黨始合併於興中會，會員人數驟

增，聲勢漸顯。而當時之所謂知識分子加入者仍寡。後以清廷政事日非，外侮紛亟，憂時之士負笈渡重洋而求知，內地變法圖強之潮亦日益澎湃，興中會乃有覺悟的民衆直接加入。

附興中會宣言及章程

一 宣言

中國積弱至今極矣！上則因循苟且，粉飾虛張；下則蒙昧無知，鮮能遠慮。堂堂華國，不齒於列強；濟濟衣冠，被輕於異族。有志之士，能不痛心！

夫以四百兆人民之衆，數萬里土地之饒，本可發憤爲雄，無敵於天下；乃以政治不修，綱維敗壞，朝廷則鬻爵賣官，公然賄賂；官府則剝民括地，暴過虎狼；盜賊橫行，饑饉交集，哀鴻遍野，民不聊生。嗚呼！慘矣！

方今強鄰環列，虎視鷹瞵，久垂涎吾中華五金之富，物產之多。蠶食鯨吞，已見效於接踵；瓜分豆剖，實堪慮於目前。嗚呼！危哉！有心人不禁大聲疾呼，拯斯民於水火，扶大廈之將傾。庶我子子孫孫，或免奴隸他族。用特集志士以「興中」，協賢豪而共濟。切仰諸同志，盡自勉旃！

二 章程

一、會名宜正也。本會名曰『興中會』。總會設在中國，分會設各地。
二、本旨宜明也。本會之設，專爲聯絡中外有志華人，講求富強之學，以振興中華，維持團體起見。蓋中國今日政治日非，綱維日壞，強鄰輕侮百姓，其原因皆由衆心不一，祇圖目前之私，不顧長久大局，不思中國一旦爲人分裂，則子子孫孫爲奴隸，身家性命且不保！急莫急於此，私莫私於此，而舉國憤憤，無人悟之，無人極之，此禍豈能倖免。儻不及早維持，乘時發憤，則數千年聲名文物之邦，累世代冠裳禮義之族，從以淪亡，由茲泯滅；是誰之咎？識時賢者，能無責乎？故特聯結四方賢才志士，切實講求富國強兵之學，化民成俗之經，力爲推廣，曉諭愚蒙，使舉國之人，皆能通曉，聯智愚爲一心，合遐邇爲一德，羣策羣力，投大遣艱，則中國雖危，庶可挽救。所謂『民爲邦本，本固邦寧』也。

三、志向宜定也。本會擬辦之事，務須利國益民者，方能行之。——如設報館以開風氣，立學校以育人才，興大利以厚民衛，除積弊以培國脈等，皆惟力是視，逐漸舉行，以期

上匡國家，以臻隆治；下維黎庶，以絕苛殘。必使吾中國四百兆生民各得其所，方爲滿志。儻有藉端無弊，結黨行私，或畛域互分，彼此歧視，皆非本會志向，宜痛絕之，以昭大公，而免流弊。

四、

人員宜得也。本會按年公舉辦理人員一次，務擇品學兼優，才能通達者，推一人爲總辦，一人爲幫辦，一人爲管庫，一人司華文之案，一人司洋文之案，十人爲董事，以司會中事務。凡舉辦一事，必齊集會員五人，董事十人，公議妥善，然後施行。

五、

交友宜擇也。本會收接會友，務由舊會友二人薦引，經董事察其心地光明，確具忠義，有心愛戴中國，肯爲其父母邦竭力，維持中國，以臻強盛之地，然後由董事帶之入會。必要當衆自承其甘願入會，一心一德，矢信矢忠，共挽中國危局，樂填名冊，並卽繳會底銀五圓，由總會發給憑照收執，以昭信守，是爲會友。——若各處支會，則由該處會員暫發收條，俟將會底銀繳報總會，取到憑照，然後交換。

六、

支會宜廣也。四方有志之士，皆可做照章程，隨處自行立會。——惟不能在一處地方，分立兩會。無論會友多至幾何，皆須合而爲一。又凡每處新立一會，至少須有會友

十五人，方算成會。其成會之初，所有繳底、領照、各事，必須託附近老會代為轉達總會，待總會給照認妥，然後該支會方能與總會互通消息。

七、人才宜集也。本會需材孔亟，會友散處四方，自當隨時隨地，物色賢材。無論中外人士，倘有心益世，肯為中國盡力，皆得收於會中。待將來用人，各會可修書薦至總會，以資臂助。故今日謹為搜集，乃各會之職司也。

八、款項宜籌也。本會所理各事，事體重大，需款浩繁。故特設銀會，以資鉅集，用濟公家之急，兼為股友生財捷徑。一舉兩得，誠善舉也。各會友好義急公，自能惟力是視，集腋成裘，以助一臂。茲將辦法節略於後：每股科銀十圓，認一股至萬股，皆隨所便。所科股銀，由各處總辦、管庫代收，發給收條為據。將錢暫存銀行。待總會收股時，即彙寄至總會收入，給發銀會股票。由各處總辦換交各友收存。開會之日，每股可收回本利百圓。此於公私皆有裨益。各友咸具愛國之誠，當踴躍從事。比之捐頂子、買翎枝，有去無還，洵隔天壤。且十可圖百，萬可圖億，利莫大焉。機不可失也。

九、公所宜設也。各處支會當設一公所，為會員辦公之處。及使各友時到叙談，講求一

興中』良法，討論當今時事，攷究各國政治；各抒己見，互勉進益。不得在此博奕遊戲，暨行一切無益之事。其經費由會友按數捐支。

十、變通宜善也。以上各款，爲本會開辦之大綱。各處支會自當倣照辦理。至於詳細節目，各有所宜，各處支會可隨地變通，別立規條，務盡妥善。

(三) 廣州革命及孫中山倫敦被禁

紀元前十七年（清光緒二十一年，乙未，西歷一八九五）正中日戰爭，清兵大敗之後，人心憤激。孫中山恐坐失時機，偕鄧蔭南等三五人歸國，同策進行。欲襲取廣州爲根據地。乃開乾亨行於香港爲幹部，鄧蔭南、楊衢雲、黃詠商、陳少白等主之。設農學會於廣州爲機關，陸皓東、鄭士良與歐美技師及將校數人助之。中山則往來兩地，籌劃其週。謀一舉而奪廣州，分三路進攻：一路由汕頭，一路由西江，一路由香港，同時直撲廣州。城內同志亦預備武裝響應。若清軍向汕頭，或西江，或雙方並進作戰時，省城同志與香港來之援軍，即可乘虛而襲廣州。祇待彈藥一至，卽行發動。

乃以運械不慎，被清吏偵悉。九月初九日，被粵海關搜獲手鎗六百餘支，陸皓東被獲。廣州機關

亦爲清吏探得，將來圍擊。事機既洩，中山亦無法可施。乃命黨員皆出。已則急電香港告事發，並與鄭士良燒燬文件，藏匿軍火。事畢，偕鄭士良、陳少白等出走。惟香港援軍已於急電到之前數小時出發。到廣州時，隊中首領朱貴全、丘四等被獲遇害。同時被捕者七十餘人。廣東水師統帶程奎光亦因同謀被拘，下獄。後竟瘦死獄中。汕頭、西江之兵又被阻不克進。敗後十餘日，中山與鄭士良、陳少白等始由間道出險，至香港，同渡日本。此國民革命第一次之失敗。

失敗後，中山等既至日本之橫濱，以返國無期，乃斷髮改裝，再去檀島。命鄭士良回國，收拾餘衆，以謀再舉。陳少白則獨留日本，以考察日本政治情形。由中山介紹於日友菅原傳。菅原傳又介紹少白於曾根俊虎，由俊虎面識宮崎彌藏。此爲革命黨人與日本人士相交之始。

中山至檀島，遂集合同志謀組織擴大的興中會。祇以風氣未開，進行頗滯，因至美洲向華僑運動。惟美洲華僑風氣之閉塞，較檀島尤甚。中山雖沿途皆說以祖國危急，清政腐敗，應急行民族革命，而歡迎革命主義者，每埠不過數人或十餘人。然已大觸清庭之意，下令通緝。

紀元前十六年（即清光緒二十二年，丙申，西歷一八九六）八月，中山由美至英，遂爲駐英使館誘拘，欲私送回國。幸而由檀島渡美時，途中遇香港醫校之教師英人康德黎夫婦，得知其倫敦住

處。抵英後，過從甚密。至是乃賄侍者投書康氏。康氏得訊，急爲之發佈於報紙，且告英國總理大臣兼外交大臣沙利斯倍理。沙氏遂向中國公使龔照瑗提出侵害英國法權之抗議，始獲釋放。由是『中國革命黨首領孫逸仙』之名，遂轟動全世界人士之耳鼓。（中山著有英文倫敦避難記一書，有國文譯本。）

脫險後，即客居美洲。在此時期中，完成三民主義。中山自傳云：『倫敦脫險後，則暫留美洲，以實行考察其政治風俗，並結交其朝野賢豪。兩年之中，所見所聞，殊多心得。始知徒致國家富強，——如歐洲列強者，——猶未登斯民於極樂之鄉也。是以歐洲志士，猶有社會革命之運動也。予欲爲一勞永逸之計，乃採取民生主義，以與民族民權問題，同時解決。此三民主義之所由完成也。』

時歐洲尙無留學生，華僑又少，無從爲革命之鼓吹。越二年，中山往日本。日本民族領袖犬養毅遣官崎寅藏、平山周等，至橫濱歡迎。至東京相會，相見甚歡。時日本民黨初握政權，大隈爲外相，犬養爲之運籌，能左右之。中山由犬養介紹，曾晤見大隈、大石、尾崎等。旋識副島種臣及其在野之志士頭山、平岡、秋山、中野、鈴木等。後又識安川、犬塚、久原。其時日本有華僑萬餘人，贊成排滿革命之說者，僅百數十人。至乙未初敗至庚子，五年之間，實爲革命最艱難困苦時代。適於其時，有康有爲等之保

皇黨發生，爲虎作倀。其反對革命，反對共和，較之清廷爲尤甚。然革命黨同志絕不因此等阻力而灰心。中山乃命陳少白回香港，創辦中國報，以宣傳革命。命史堅如入長江，聯絡會黨。命鄭士良在香港設立機關，招待會黨。於是長江、閩、粵之會黨皆併合於興中會。

(四) 惠州革命

紀元前十二年（即清光緒二十六年，庚子，西歷一九零零）秋間，清太后那拉氏縱義和團攻北京，使館引起八國聯軍進京。那拉氏挾清帝載湉遁西安。中山以時機已至，擬入粵舉事。不期中途爲奸人告發，抵香港，即遭香港政府監視，不許登陸。乃將惠州發動之責，委之鄭士良。命楊衢雲、李紀堂、陳少堂等，在香港爲之接濟。鄭士良得令後，即日入內地，率領已招集大鵬灣附近三州田山寨之衆，相機起事。

三州田山寨已爲革命軍之根據地。惟軍需未至，不能遽發。久之，風聲漸起，六百餘人之革命軍，遂有數萬人之謠。清兩廣總督德壽命水師提督何長清率虎門防軍四千餘人進駐潮州，陸路提督鄧萬林率惠州防軍填紮淡水、鎮隆，以塞三洲田之出路。次日何長清已移前隊進駐沙灣，哨兵及於

橫崗將進窺三州田。鄭士良知我機已洩，卽建青天白日旗，令先鋒黃某率敢死隊八十人，襲擊沙灣之清軍，斬四十餘人，奪得槍數十桿。清軍黑夜不知革命軍多寡，皆駭潰奔逃。沙灣之戰雖勝，清軍之中軍未挫，以三千人陣於淡水，於前敵必經之鎮隆，駐軍一千。鄭士良因寡衆懸殊，急於平山、龍岡，募得千餘人，向鎮隆直進。清軍阨險而陣。鄭士良下令執戈矛在前，持槍者分左右兩翼，乘清軍不備，突躍上山，薄壘大呼。清軍驚潰，殺傷甚多，且生擒數十人，奪槍七百餘桿，馬十餘匹，子彈五萬餘發。是夜，革命軍遂宿營於鎮隆。

虎門、新安之同志既不相聞，而博羅城內之同志亦不能起。清兵陸續而來者萬餘。鄭士良知寡衆不敵，率隊由永湖進。夜宿營於永湖。是時來投者已數千人。至永湖拔隊行數里，見淡水退回之清軍，及惠州派來之兵，會合一處，約五六千人。革命軍有鎗者爭先進攻。戰數小時，清軍大敗，向惠州城、淡水、白茫花四散逃竄。提督劉萬墮馬復遁。革命軍奪槍五六百桿，彈子數萬發，馬數十匹，生擒清兵百餘人，皆截其髮，使爲軍役。清軍旣遁，鄭士良乘夜進攻白茫花，以蹙其後，至天明不見蹤跡。——革命軍所到處，極力保衛地方，甚得父老歡迎，子弟來投者，驟得五六千人。——翌日（開戰之第八日），向廈門而進。行三日，至崩岡墟。見隔河清兵麇集，乃據崩岡墟以爲守，布陣接戰。清軍應戰者七千。

餘人相持不下。入夜，出小隊以襲清營，日夜達旦，清軍稍卻，革命軍遂奮呼齊出，力戰數小時，清軍大敗。終以子彈不繼，不能窮追，乃拔隊走向三多祝。沿途來投者益多。時，革命軍已佔領新安、大鵬、惠州、平海一帶沿海之地。惟望至廈門，以待軍需之接濟，便可向內地進攻。旋清兵進攻三州田，鄭士良即電中山乞其即將軍器運來，以香港不能行，乃指定廈門。

不圖惠州義師發動旬日，而日本政府忽而更換新內閣，總理伊藤氏對中國之方針，與前內閣大異。下令禁與中國革命黨往來，又禁軍器出口。中山行至臺灣，擬潛渡至廈門，亦被阻不得行。乃遣日本同志山田良政等數人往鄭士良營中報告一切情形。

鄭士良連戰月餘，彈藥已盡，而集合之衆，已有二萬餘人，方渴望軍器之接濟。忽得山田報告，謂「外援難期，卽至廈門，亦無所爲。」不得已，遂解散附從之衆，惟存有槍者千餘人，擬再返三州田山寨，設法自香港購入子彈，集新安、虎門之衆，以謀再舉。乃爲清軍偵悉，乘機進攻。革命軍以彈藥不繼，遂至潰散。鄭士良敗後，尙存百餘人，間道出香港。山田後以失路爲清兵新獲，遇害。

鄭士良在惠州苦戰時，史堅如在廣州屢謀響應，皆不得當。遂決計擲炸彈於兩廣總督署，謀炸斃清粵督德壽。炸發，斃官吏二十餘人，毀署後圍牆數丈。德壽未死，而史堅如被擒，遇害。